

中國文學精華

注音

管異之惲子居文

王益吾選本

管異之文

王益吾先生選本

楚昭王論

昭王名壬，平王子。

楚昭王奔隨，藍尹亶

尾音

有舟不與，及復國求見，王欲執之，令尹子西請聽其

辭，卒見之而復其位。世或以昭王能忘舊怨爲善，自君子觀之，昭王蓋甚失矣。

今夫臣之於君，豈若常人相與，謂挾私讎修舊恨爲可羞，而以坦然能忘爲

大度哉？夫亦曰正其賞罰焉爾！藍尹之於昭王也，分則君臣而始也，覩其一戰而

敗，遂至斬

讀如

一舟而不與，繼又不知愧恥，而辨言以求復位，以行言則不忠，以

識言則不智，不忠不智而僥倖以希富貴，雖立殺而肆諸市朝，以爲人臣之戒，天下孰得議王之褊心，而譏其過甚，而必於復國之初，示含宏之量，則赦其身，於亶已幸，尙何取乎其人，而復使之治民而臨政也哉！當是時，王迫甚，其猶得以奔隨者，特幸耳。設其徘徊成臼之津，而子胥夫槩之徒，率練甲而戕之，立盡，外無宗族

託於強鄰，內則以班處宮，誅屠已盡。雖有包胥鍾建諸臣，將誰輔以復國？楚之宗祀，其由是斬矣。嗟乎！齊桓置射鉤而相管仲，晉文置斬袪而見勃鞞。低音 彼其先，分非君臣，彼其恨，亦止於一己。藍尹之罪，賊及其君，幾使先君累世之靈，斬血食而爲不祀之鬼，赦而用之，是失政刑也。事有相同而實異者，其桓文與楚昭之謂也耶？且夫世之小人，其言行反覆變詐，何常之有？彼其初，旣目覩其君之窮蹙而不顧，則苟非挾有強辨，亦安敢貿貿然再至其前，授要領而嘗斧鉞？要其言何足問哉！而子西於臆顧請聽其辭，聽其辭。顧曰：『使復其位，以無忘前敗。』何其昧於大體耶？夫苟君臣不忘仇讐，則必明飭政刑以肅紀綱。安有縱釋罪人而可以爲治者？傳曰：『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措手足。』使楚之臣民親見包胥鍾建之徒，以忠獲賞，臆以不忠而復位，必謂忠姦同受其利。設不幸吳師再至，則相率而去，俟亂定然後徐步而歸耳！其尙可以爲治也與？

考昭王失國，始於囊瓦之不仁，成於強吳之侵侮，非素失德昏亂，以底滅亡。

比及乎復國，其善政又多可紀。然而不能復霸者，意其賞罰類是者多耶？彼子西者，不知裁以大義，乃教其君以小道，其暗於事勢固甚矣。卒召白公以致亂也，宜哉！

【楚昭王奔隨六句】隨，國名，今湖北隨縣。（左定四年）冬，蔡侯、吳子、唐侯伐楚，五戰及郢。闔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。吳人入楚，昭王出奔，濟於成臼，見藍尹亹載其幣。王曰：「載予。」對曰：「自先王莫隆其國，當君之世而亡之，君之過也。」遂去王。王歸，又求見王，王使謂之曰：「成臼之役，而棄不報，今而敢來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昔囊瓦爲長舊怨，以敗於柏舉，故君及此。今又教之，無乃不可乎？」子西曰：「使復其位，以無忘前敗。」王乃見之。

【斬】吝也。

【肆諸市朝】肆，陳尸也。（論語）吾力猶能肆諸市朝。

【子胥】吳將伍員也。

復楚殺父兄之讎，而爲吳謀主以伐楚。

【夫槩】吳王闔廬弟。

【練甲】精兵也。

【以班處宮】

（左定四年）庚辰，吳入郢，以班處宮。（注）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。

【包胥】（左定四年）初，伍員與申包胥友。其亡也，謂申包胥曰：「我必復楚國。」申包

胥曰：「勉之，子能復之，我必能興之。」及昭王在隨，申包胥如秦乞師，立依於庭牆而哭，日夜不絕聲，勺飲不入口，七日，秦哀公爲之賦

無衣，秦師乃出。（又五年）昭王復國，賞包胥，包胥曰：「我爲國也，非爲身也。」遂逃賞。【鍾建】（左定四年）楚子入於雲中，盜攻之，

以戈擊王，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，肩王奔闢，鍾建負季非以從。由于徐蘇而從。（又五年）王將嫁季非，季非辭曰：「所以爲女子，遠丈夫也。」

鍾建負我矣，以妻鍾建。

【齊桓句】（史記齊世家）高國先陰召小白於魯，魯聞無知死，亦發兵送公子糾，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，

射小白，小白帶鉤，小白佯死，管仲使人馳報魯，送糾者行益遲。六日至齊，則小白已入，高僂立之，是爲桓公。（左僖二十四年）齊桓公置射

鈞而使管仲相。

【晉文句】祛，衣袂也。（國語）初，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。文公踰垣，勃鞞斬其祛。及入，勃鞞求見。於是呂甥翼

芮謀作亂，將焚公宮，而殺之。勃鞞知之，故求見公。

【賀賀然】賀賀，目不明也。（禮檀弓）賀賀然來。

【要領】領，頸也。（後漢書

嚴光傳）阿諛順旨要領絕。

【刑罰不中二句】見（論語）

【囊瓦】楚令尹子常也。（左傳定三年）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

以如楚，獻一佩一裘於昭王。昭王服之，以享蔡侯。蔡侯亦服其一。子常欲之，弗與。三年止之。唐成公如楚，有兩肅爽馬，子常欲之，弗與。亦

三年止之。唐人或相與謀，請代先從者，許之。飲先從者酒，醉之，竊馬而獻之子常。子常歸唐侯。蔡人聞之，固請而獻佩於子常。蔡侯歸，及

漢，執玉而泚曰：「余所有濟漢而南者，有若大川。」（又四年）冬，蔡侯吳子唐侯伐楚，舍舟於淮汭，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：「

楚瓦不仁，其臣莫有死志；先伐之，其卒必奔。而後大師繼之，必克。以其屬五千，先擊子常之卒。子常之卒奔，楚師亂，吳師大敗之。子常奔

郢。【底】至也。（書五子之歌）亂其紀綱，乃底滅亡。

【白公】名勝，楚平王孫，太子建子。太子建死於郢，勝在吳。子西召之，使處吳

竟，爲白公。吳人伐慎，白公敗之。請以戰備獻，許之，遂作亂。殺子西，子期於朝，而劫惠王。子西，以袂掩面而死。

蒯通論

通，涿郡人，本名徹，以避武帝諱，故史漢作通。

使韓信聽蒯通之計，漢之爲漢，誠未可知；雖然，吾不知通之所以勸信者，果

何爲也？夫秦自陳涉以來，俊雄豪傑，魚鱗雜襲，標音至而雲起，戰鬪所傷，寡人之

妻，孤人之子，屠戮人之父母；民被其毒，甚於始皇二世；數年之間，併而歸於劉、項。

劉、項兩雄，亟戰乎滎陽京索閒，丁壯苦軍旅，老弱罷轉餉，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，父子暴骨於中野者，不可勝數。其爲禍也，通又自言之矣。當是時，天下一日不平，則百姓一日被其毒。毒之去也，待乎劉、項雌雄之決。爲蒯生者，宜教信以速滅項王之策，使四海之內晏然無復戰鬪之危，而民安其所，則所稱天下士矣。知信之能安天下，而教之以亂，聽其計，成與敗未可知，而於意究何所取乎？兩虎鬪中原，傷人無算，不足而又驅一虎繼之。彼蒯生者，抑何其不仁也？

或曰：『生非爲天下者也，其意專於愛信而已。』君子曰：『蒯生豈愛信乎？觀其意，大抵自爲焉已耳！』何以言之？當酈歷音生伏軾說齊，掉三寸舌，遂下七十餘城，而通復說信以擊之。破已服之國，不可謂仁；奪已成之功，不可謂智。內以喪其謀臣，外以勞其軍旅，漢之疑信，自是始矣。使通誠愛信，不宜出此。蓋自戰國秦項以來，縱宗音橫橫音捭捭音闔闔音之徒，無恆產而無恆心，乘天下之有事，說人主出金玉錦繡，以取卿相之尊。彼其人，皆利天下之危，而不利其安；利天下之分，而不利其合。

也。蒯生承戰國之風，見天下之將一，自度委質讀如事漢，不過與陸賈隨何、酈生、平原君等，故樂天下之瓜分，已得藉以爲資，而坐收其利。其始說信以擊齊，是將敗之於漢也。既而不成，則遂危言慄辭以觸動之，必使其反而後已。其陰險叵測，蓋雖高帝爲其所欺，而況其下焉者與？

嗟乎！世所貴乎謀士者，爲其能以排人之難也。高帝雖雄心猜忌，蕭相國用召平、鮑生之計，卒免其疑而脫於禍。使通誠愛信，則必思所以終全之矣。說之以三分，不聽而遂無復計。是使世之爲人謀者，必使臣子叛其君父，而非是則無以自全也。彼蒯生者，抑何其不義也！

【蒯通之計】齊人蒯通，說韓信曰：「當今兩主之命，懸於足下。足下爲漢則漢勝，與楚則楚勝。誠能權臣之計，莫若兩利而俱存之，三分天下，鼎足而居。蓋聞天與弗取，反受其咎。時至不行，反受其殃。」語見史記淮陰侯傳。

【颶】暴風也。

【滎陽京索閒】古

滎陽城，在今河南滎澤縣西南。漢二年，漢王敗楚軍於滎陽東。既而項王圍滎陽，拔之。三年，漢軍圍鍾離，昧於滎陽。索水源出嵩渚山，北流入京水。京水亦出嵩渚山，經今鄭縣西南十五里，東北入鄭水。今滎陽縣東南三十里，有故京城，卽春秋鄭太叔段封邑。故京城西有大索城，大索城東北有小索城。見讀史方輿紀要。

【酈生四句】酈生，酈食其也。軾，車前橫木。掉，搖也。漢王拜韓信爲相國，使擊齊。

信引兵東，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，欲止，蒯通說信曰：「酈生一士，伏軾掉三寸之舌，下齊七十餘城，將軍將數萬衆，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，爲將數歲，反不如一蹶儒之功乎？」信遂渡河，齊已聽酈生，卽留縱酒罷備，漢守禦，信因襲齊歷下軍。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，烹之。見淮陰侯傳。按食其音吳基。

【縱橫捭闔】南北曰縱，東西曰橫。合縱，謂合六國以拒秦。連橫，謂聯六國以事秦。捭闔，猶開合，因時因事以制其宜也。（鬼谷子捭闔篇）捭闔者，以變動陰陽，四時開閉，以化萬物。

【無恆產】（孟子）民之爲道也，有恆產者有恆心，無恆產者無恆心。

【委質】（左傳二十三年）策名委質。

【陸賈隨何酈生平原君】四人皆漢初辯士。陸賈嘗爲高祖使

南越，令趙佗稱臣奉漢約。隨何在漢爲諷者，擊布與楚有隙，何往說之，畔楚歸漢。酈食其以說下陳留功，封廣野君。後又爲漢說齊王田廣，下齊七十餘城。平原君朱建者，辟陽侯寄食其客也。辟陽侯下獄，建爲行說於蒯徹出之。見（史記高祖本紀）酈食其陸賈朱建傳。

【危言慄辭】蒯生曰：「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，而功蓋天下者不賞。今足下歸楚，楚人不信。歸漢，漢人震恐。足下欲持是安歸乎？」

【叵測】不可測度也。

【蕭相國二句】（史記蕭相國世家）漢十一年，上聞淮陰侯誅，使使拜何爲相國，益封五千戶，令卒五

百人一部尉爲相國衛。諸君皆賀，召平獨弔。謂相國曰：「禍自此始矣。上暴露於外，而君守於中，非被矢石之事，而益君封，置衛者，以今

者淮陰侯新反於中，疑君心矣。夫置衛衛君，非以寵君也。願君讓封勿受，悉以家私佐軍。」相國從之。高帝大喜。（又）漢三年，漢王與項

羽相距京索間，上數使使勞苦丞相。鮑生謂丞相曰：「王暴衣露蓋，數使使勞苦君者，有疑君心也。爲君計，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

者，悉詣軍所，上必益信君。」

范增論上

蘇子瞻以項羽殺宋義爲弑義帝之兆，而謂：『增之去當於其時。』是不然。范增者，項氏之私人，而輔之以爭天下者耳！其始說梁立義帝，其視帝也，猶奇貨也。及其事羽，而事且垂成，其視帝也，猶贅疣也。增且不樂有帝，夫何有於弑兆而去之？雖然，增爲項氏私人，而其說梁以立帝，則亦可爲失計之尤者矣。

昔者六國之君，徒務富強，而不行仁政，考其所爲，率皆殃民之事故。一旦始皇者出，執敲朴以鞭笞天下，如以猛虎逐羣羊。而六國之民，始則倒戈，繼不聞彎弓而報怨，何者？其君暴虐，無以深結於民也。六國之亡，楚爲無罪，自懷王入關，不返，楚人憐之。憐之者，特以憤秦之欺，而咎其君拒屈平之讜言，聽子蘭之佞說，輕其身以投虎口也。非有故主之思，遺民之痛，而增之勸立其後，何哉？且夫楚固列國，非天下之共主。項氏之意，欲亡秦而取其天下，則立楚之後，僅足以收其故族之心，鼓其遺民之痛。而所謂燕、齊、韓、趙、宋、衛、中山之邦者，於楚何憐？夫豈可得而悉動耶？增之爲謀，於是乎悖矣！然則梁從其計，而羽克率天下以亡秦，其故何與？

曰：『此非爲從增計也。』天之亡秦，無智愚皆知之。陳涉吳廣之起也，詐稱扶蘇與項燕。燕固楚將，而扶蘇始皇子，欲亡秦而借名其子，夫豈民所樂從者？然而勝廣起隴畝之中，揭竿一呼，天下雲合響應，贏糧而景影從，遂並起而亡秦族。蓋人心苦秦苛暴久矣，欲爲變則從之，而豈問其借名之何若哉？夫以匹夫取暴主天下，其名甚正，而必借助於無足重輕之楚後，以自成其篡弑之名，而使天下得以藉口。項氏之用人如此，吾固知其非漢敵也，而蘇氏之論，則愈疏矣。

【蘇子瞻二句】蘇軾有范增論，見本集。《史記項羽本紀》章邯已被項梁軍，乃渡河擊趙。懷王召宋義，置以爲上將軍。項羽爲魯公，爲次將，范增爲末將，救趙。諸別將皆屬宋義，號爲卿子冠軍。行至安陽，留四十六日不進。乃遣其子宋襄相齊，身送之至無鹽，飲酒高會。天寒大雨，士卒凍飢。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，即其帳中斬宋義頭，出令軍中曰：「宋義與齊謀反楚，楚王陰令羽誅之。」當是時，諸將皆懼伏，莫敢枝梧，乃相與共立羽爲上將軍。又《漢之元年四月，項王出之國，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，趣義帝行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。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。》

【說梁立義帝】（項羽本紀）范增說項梁曰：「夫秦滅六國，楚最無罪。自懷王入秦不反，楚人憐之至今。今君起江東，楚繼起之將，皆爭附君者，以君世世楚將，爲能復立楚之後也。於是項梁然其言，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，立以爲楚懷王。」

【奇貨】（史記呂不韋傳）此奇貨可居。按：指秦太子。

【贅疣】皮膚上贅生之結肉，以喻事物之無用者。（莊子）彼以生爲

附贅縣疣。

【執敲扑以鞭笞天下】見賈誼過秦論。

【倒戈】書武成：「前徒倒戈。」

【六國之亡四句】關，謂武關，在

今陝西商縣東。史記屈原傳：「時秦昭王與楚婚，欲與懷王會，懷王欲行，屈平曰：『秦虎狼之國，不可信，不如無行。』懷王稚子子蘭勸

王行，奈何？絕秦歡，懷王卒行，入武關，秦伏兵絕其後，因留懷王，以求割地。懷王怒，不聽，亡走趙，趙不納，復之秦，竟死於秦。」

【虎口】

（莊子）料虎頭，編虎須，幾不免虎口哉！

【陳勝吳廣二句】（史記陳涉世家）

二世元年七月，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，屯大澤

鄉。陳勝、吳廣皆次當行，爲屯長。會天大雨，道不通，度已失期。失期，法皆斬。陳勝曰：「天下苦秦久矣！吾聞二世少子也，不當立，當立者乃

公子扶蘇。今或聞無罪，二世殺之，百姓未知其死也。項燕爲楚將，數有功，愛士卒，或以爲死，或以爲亡。今誠以吾衆，詐自稱公子扶蘇、項

燕，爲天下唱，宜多應者。」

【贏】擔也。

范增論下

酈生說漢王立六國後，以撓楚權，賴張良發難而止。增之勸梁立帝也，其爲

失有以異乎？曰：『奚其異？取天下而借實於人，是盜賊因資爲亂者也。取天下而

借名於共主，是強臣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也。英傑之主，崛起草萊，唾手而成帝業，

則亦安用是哉！』

然而由今論之，則酈生說猶可行，而增之謀必不可用。何也？天下之事，實重

而名輕。然吾以爲借之以實，實有時而可收。假之以名，名遂無時而可廢。今夫酈生之勸立六國也，其究歸於失實而已。事敗而急圖之，不負惡名於天下。爲漢王者，苟深得操縱駕馭之方，而制之有道，胡爲不可行？若夫共主之名，則天下之所共重者也。昔者周室旣衰，齊桓、晉文之徒，假勤王而成霸業，浸淫至於戰國，共主益微。秦人負虎狼之心，終以劫天子爲惡名，而不敢遽爲吞周之舉。當其時，梁、趙欲歸秦以帝，而魯仲連者，以爲梁未覩秦稱帝之害。旣爲言之，而梁人遂止。夫周之王與秦之帝，固皆所謂名焉者矣。觀其事與魯連之說，則共主之重，蓋可知矣。項氏之起，非有尺寸，乘勢崛起隴畝之中，足亡秦而號令天下。旣立義帝，則遣將惟其人，立約必從其意，事須報命而後行，惟順與忠斯可。一搖手舉足，天下且羣起攻之。彼夫新城三老之所以說漢王者，其事豈出於意外者乎？故吾謂『爲范增者，度項氏可以終身北面事人也，則是謀無害。如其不然，則伏弑逆之心於始謀之日，增與項氏甘共當之，而不知其非善計也。秦非桓文之時，楚無周室之重，

輕奉人以帝王之尊，卒受魯連所言之害，以自蹈於秦所不敢，而使漢王得以爲資。因乎其名，而喪乎其實，其失計豈酈生之可比也哉？

嗟乎！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，故世以置君爲兒戲，而不知其不可輕也。明太祖之起也，欲奉韓林兒，謀蓋與增相類，其時獨劉基毅然止之。嗚呼！若張良與劉基，則可謂能知天下之計矣。

【酈生說漢王兩句】擣，屈也，通作撓。（史記留侯世家）漢三年，項羽急圍漢王於陽，漢王恐，與酈食其謀撓楚權。食其曰：「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，其君臣百姓，必皆擣風慕義，陛下南鄉稱霸，楚必斂衽而朝。」漢王曰：「善！」趣刻印，食其未行，張良從外來，謂漢王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。良曰：「天下游士，離其親戚，棄墳墓，去故舊，從陛下游者，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。今復六國立韓、魏、趙、齊、楚之後，天下遊士，各歸事其主，陛下與誰取天下乎？」漢王令趣銷印。【唾手】言其易也。（後漢書公孫瓚傳注）瓚曰：「始天下兵起，吾謂唾手可決。」【浸淫】（說文段氏注）浸淫，以漸而入也。【終以劫天子兩句】（史記張儀傳）司馬錯曰：「劫天子，惡名也，而未必利也。」

【梁趙欲歸秦以帝五句】（史記魯仲連傳）魯仲連者，齊人也。遊於趙，會秦圍趙，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，遂見新垣衍曰：「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。秦無已而帝，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，彼將奪其所不肖，而與其所賢，奪其所憎，而與其所愛。彼又將使其子女譏妾，爲諸侯妃姬，處梁之宮，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？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？」【項氏之起三句】

見（史記項羽本紀贊）

【新城三老】新城在今河南洛陽縣南七十五里。三老，官名。秦制十里一亭，十亭一鄉，鄉置三老，有秩掌

教化。（高帝本紀）二年，漢王至雒陽，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。漢王大哭，爲義帝發喪。發使者告諸侯曰：「天下共立義帝，北面事之。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，大逆無道，寡人親爲發喪。」諸侯皆縞素。悉發關內兵，收三河士，南浮江漢以下，順從諸侯王，擊楚之殺義帝者。

【明太祖之起也四句】

（明史太祖紀）劉福通迎立韓山童子林兒於亳，國號宋，建元龍鳳，檄郭子興子天敘

爲都元帥，張天祐、太祖爲左右副元帥。太祖慨然曰：「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？遂不受。然念林兒勢盛可倚藉，乃用其年號以令軍中。」

（又劉基傳）初，太祖以韓林兒稱宋後，遙奉之。歲首，中書省設御座行禮，基獨不拜，曰：「牧豎耳，奉之何爲？」因見太祖，陳天命所在，太祖大悅。

先墓記略序

同家本蘇州。自明世宗時，敬所府君遷江寧。敬所府君生朗如府君，朗如府君生二子，長曰斂橋府君，次曰敏橋公。三世卒，皆葬南門丁字橋。斂橋府君生五子；長曰成字府君，成字府君生輯五府君。兩世卒，皆葬牛首獻花崖。當是時，明室初亡，成字府君隱不仕，故墓碣晉題曰：『清故處士成字管公之墓。』其墓近背牛首，遠面方山，高敞壯闊，今俗呼曰管家山云。輯五府君復生四子，長曰書，升府

君始入學爲諸生。書升府君生二子，長曰穎圃府君，始入太學，以子官贈職文林郎。而兩世者，又別葬於牛首史家凹。穎圃府君生三子，長曰諸生鑰北公，次曰永平知縣須舟公。季曰仁壽知縣晴雲府君。晴雲府君同大父也。生同父曰西京府君。兩府君與須舟公及須舟公次子經歷紫瀾公，又別葬於安德門。故吾家墓地，自一世至三世曰丁字橋。自四世至曾祖，統曰牛首。吾祖吾父及伯祖從叔，則稱曰安德門。是皆同之本支。自敏橋公以下，分別派者，皆不與。

當吾家盛時，每省墓，至者數十人。而男年十六以上，不至者，輒有罰。後自伯祖出仕，家遭籍沒，伯叔羣從，死亡漂泊。同又孤貧，時時羈旅，祭墓之禮，蓋往往不備焉！嗚呼！同行天下，非一地一年矣。每逢春秋，過山隴田畔，見人持楮錢一串，麥飯一盂，躬謁祖宗邱墓。念我先塋，誰爲祭掃。車中馬上，常涕下不可禁。悲夫！悲夫！人欲得子孫如我曹者，又何益也？先墓自須舟公長子從九學海公，嘗爲之記。然事隔二十年，葬者增多，而寸墓之人，亦了非舊矣。會學海公孫依外氏於山西，其

母書來詢祖墓同乃詳記以貽之而並書大略以爲之序

【明世宗】名厚熜，憲宗孫，在位四十五年，年號嘉靖。

【牛首】山名，在今江寧縣治南三十里。

【碣】表墓之石也。方曰「碑」。

圓曰「碣」。

【方山】在今江寧縣治東南四十五里。

【太學】清時之國子監，即國學也。

【文林郎】七品文階。

【永平】

縣名，屬雲南省。

【仁壽】縣名，屬四川省。

【大父】祖也。

【經歷】官名，清制於京師之宗人府、通政司、都察院、鑾儀衛，各行省

之布政、按察、鹽運三司及各府，俱設有此官，掌出納文移。

【安德門】江寧縣治之外郭，有大安德、小安德二門。

【籍沒】籍錄家

產，沒收入官也。

【楮錢】（封演聞見記）魏晉以來，始有紙錢。

孝史序

予既爲陳君寶田序彤史。陳君又集錄古今孝子之事，爲孝史數十編以示予。予受而讀曰：『孔子有言：「古者言之不出，恥躬之不逮也。」由是推之，古人凡著一書，必其身有是行，無苟作者矣。孔子之徒，曾子最孝，是以受師之說，著孝經十八章。及東漢馬融，依阿權勢，所至以賄聞，輒不自量，仿孝經而作忠經。嗚呼！彼不自忠而教人以忠，是姦狡婦而勉人守義，盜賊而勸人毋拾遺金也。誰信之

哉？』

陳君之父想廬先生，以孝稱閭里，江南總督表其門。陳君少時，亦嘗割奎股以療親疾。世德相繼，無愧古賢。其著是書，可謂『匪苟知之，亦允蹈之』者矣。

吾聞之：忠孝之事，發乎性情，而亦由觀感。彼德色諄音語，多出邨毗音田婦，

而都邑之士，犯惡逆卒鮮者，前言往行，有以動乎其心也。使天下幼學，日得是編，濡染耳目，則乖戾之習消，和順之氣作，人人可以爲忠孝而天下平矣。詩曰：『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。』夫愛其親而施讀如及一二人，錫類之小者也。著一書以施天下後世，錫類之大者也。陳君之志，可嘉也如此。

嗚呼！予不孝人也。菽水之養，不逮我父母。誦蓼六音我之篇，悔焉無及。序是書

也，雖未比於馬融之忠經，其亦悚然而增愧恨也夫！

【彤史】（後漢書）女史彤管，記功書過。（按）彤管，赤管筆。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者。用赤者，亦其以赤心正人。作者此書，蓋以記婦女之懿行也。【古者言之不出二句】見（論語）【苟作】（中說）苟作云乎哉？必也濟乎義。【曾子】名參，字子與，孔子弟